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  
第四十八回 貪官見財忘天理 先生定計蔑良心

且說金氏聽婆子這些言語，明知是出不去惡霸的門首，倒不如尋一個自盡，落得乾淨。擁身往牆上一撞，一個婆子手快，用力一揪。金氏本是怯弱身體，又是窄小金蓮，如何站立得住，故此撲咚一聲，栽倒在地。眾婆子往上一圍，往起一攙架金氏，大眾又一陣苦勸。金氏明知被大眾圍住，不能尋拙志，急得將手往回一拳，就向臉上抓了四個血痕。這些婆子把金氏手一揪，亂嚷說：「這可要告訴員外爺去！」正說之間，只聽一陣環佩叮噹，進來了數個姨奶奶。婆子說：「好了，姨奶奶們來了，她把臉抓了。」姨奶奶說：「那可不好，也不用告訴員外爺去，你什快把她倒翹上。」婆子過來，就用汗巾子把手給她捆上。金氏雙手給一捆，一點主意也沒有了。大眾圍著解勸金氏不提。已說佳蕙坐在轎內，打算大奶奶準是先回去了，到門內下轎，直到裡面。丫鬢婆子問佳蕙：「大奶奶怎麼沒回來？」佳蕙說：「她的轎子在前，我的轎子在後，怎麼她會沒回來哪？穿著一身素服，能上哪裡去哪！」等了半天，施相公回來，一提講此事，施俊也覺納悶，教家人出去問轎夫，這一伙轎夫一概不知。即打發家人出去找，去夠多時，錦箋回來，回說：「相公爺，可了不得了！大奶奶被太歲坊伏地太歲東方明搶去了。」施俊一聞此言，「哎喲」一聲，撲咚栽倒，就氣死過去了。厥了半天，方才醒將過來。直氣得破口大罵，往外就跑。書童攔住說：「你老人家上哪裡去？」施俊說：「我找東方明去。」錦箋說：「那如何行的了哪，總是上縣衙裡去好。」施俊一聽，點頭說：「也倒有理。」施俊就奔了縣衙來了。來到大堂，把那鳴冤鼓「咚咚咚」打得亂響，就有人過來，把施相公一揪，也有認得的說：「施相公，你老因為何故，暫且請班房內坐。唸書的人，為何動這等粗魯，還有不可解的事情嗎？」施俊氣得話也說不出來，怔了半天，才把發生的事，對他們說了一遍。大家說：「相公來得不巧，我們太爺出門去了，要到晚半天回來。」少時又有先生進來，也不教他走，也不教他擊鼓，盡纏繞他在班房內。

原來這事裡邊早已知道了。皆因外邊一擊鼓，知縣在裡邊書房內就聽見了，叫內司出來打聽因為什麼事情，這位太爺姓段，叫段百慶，因生他時節，他祖母一百歲，家內慶百壽這一天養的，就叫他百慶，他又是賊官，他這名字叫別了，就叫一個段不清。他在裡頭聽見了施俊原由，也不敢升堂，明知施俊是施昌施大人之子，金知府的門婿，邵知府的把姪。明知自己不行，立刻派人上太歲坊請東方明去了。東方明在家內，一見此信，帶著王虎兒，騎著馬就奔了縣衙。在路上，王虎兒就教了東方明一套言語不奔衙門口，奔他們的後門，下馬往裡就走。皆因他與知縣兩個人是把兄弟，並且這個段百慶今已經降了王爺，待等王爺攻破潼關，殺奔京都，搶州奪縣，必從這裡經過，他就在固始縣開城獻印。東方明已許下他一個宰相之缺。如今一到衙，也不等迎請，東方明就自己進來了。將奔書房，就有內司出來迎接，說：「我們老爺在內書房候駕。」前邊有人引路，將到內書房門首，就有段不清迎接。二人攜手攬腕進了書房，落座獻茶。段不清說：「二兄長，今天你把施俊之妻搶去，可有此事？」東方明說：「不錯，明人不作暗事，施俊的妻子，是我抬在家內去的。」知縣說：「唔呀！老兄可不知，施俊之妻是襄陽金太守金輝之女。這施俊是長沙太守的盟姪，在京中京營節度使世襲潼台侯岳恒岳老將軍是他姨父，吏部天官是他的師祖。我一個小小七品知縣，我是誰也惹不起的。」東方明一聽，哈哈一笑，說：「賢弟，你只管放心。慢說這幾個人，就是開封府黑炭頭，也不放在我的心上。我實對你說，南陽府我哥哥不久就稱王道寡，手下能人甚多，你說的這些人，誰敢斜睨咱們兄弟們一眼，並不用咱們動手，叫他派一兩個人來，就迫取了他們的性命，你自己酌量辦理就是了。」一回頭，叫王虎兒：「少刻回家中，取三千兩銀子，給這大老爺送來。」說畢，站起就走，說：「賢弟，由你辦罷。」知具心中好生難為，說：「長兄你再坐一坐，咱們兩個再談談。」東方明說：「沒有什麼可講的了，怕耽誤了你的公事，咱們改日再會。」知縣送在門首，東方明仍出後門去了。知具回至房中，倒覺著害怕起來了，這兩下裡自己全都惹不起。躊躇了半天，叫從人有請師爺，就把刑名師爺請將進來。這位先生姓曹，單名一個高字，進來見知縣，身打一恭。曹高問段不清有什麼事情，老爺請講。知縣就把施俊擊鼓，東方明托情的事，對著曹先生學說了一遍。曹高說：「老爺有什麼主意？」段不清說：「我是一點主意也沒有，特請先生與找出條妙計。」先生說：「老爺，要依我的愚見，少刻升堂，把施俊帶將上來，不容他說話，老爺先就作威說：『施俊你任讀聖賢之書，不達周公之禮！聽說你在外邊廂有些不法之處。』他要一聽此話，必定暴躁，老爺就辦他個咆哮公堂、目無官長之罪，拉下去打他四□板子，立刻把他釘時收監。趕緊派兩個長解，暗暗賄賂兩個人，糊裡糊塗出一角公文，就把施俊提出監來，當堂起解。告訴明白兩個解差，半路行事。待等兩個長解回來交差時節，老爺再賞賜他們些銀錢，老爺這可算人情兩盡，白得三千銀子。施俊一死，他們家裡又沒男人，也生不出什麼別的禍患來。老爺若不依從東方員外，那可不好。他要一恨老爺，他既能派人前去殺包公，也就能派人來行刺老爺。事到臨頭，只怕悔之晚矣。」段不清一聞此言，連連點頭說：「此計甚好，這兩個長解，就煩先生叮囑他們，我先給他們一百兩，事成之後，我再給他們一百兩。可要辦得嚴密。」先生連連點頭說：「老爺盡管放心吧，全文給我了。」

先生出去之後，知縣吩咐一聲：「升堂！」不多一時，在二堂預備。知縣整了官服，從後面出來叫堂坐下，吩咐一聲：「把擊鼓鳴冤的與我帶上來。」立刻把施俊帶到堂口。施相公整等了有三個時辰，方才有人進去說：「老爺升堂。」施相公氣昂昂，跟定官差，來至二堂。見知縣歲數不大，圓領烏紗，瘦如猴形，聳肩縮背，在公位上端端正正坐。施俊見了知縣這個相貌，就有些不樂，只得身打一恭，說：「父母太爺在上，學生施俊與父母太爺行禮。」知縣把驚堂木一拍，把小母狗眼兒一翻，薄片嘴兒一張，說：「呸，施俊你好生大膽！既讀聖賢之書，不達周公之禮，不在窗下讀書，盡自任意胡為，終朝與匪人同黨。論說應當請你老師出革條，革去你的秀才。你別打算本縣辦不了此事，我足可以替你老師代勞，來！革去他的秀才。」旁邊有先生答言，立刻就出了革條。若論宋室的秀才，最尊貴無比，知縣不應例打，故此先革去他的秀才，然後就許他動刑了。施俊一見這個光景，就知道這個知縣受了東方明之請托。說：「父母太爺不容學生說話，怎麼就革去學生的秀才？若要革我前程，我有老師所管。再說，我有什麼不法之處，是你親眼所見，抑還有人說的？如今現有不法之人，你置若罔聞，不容我申訴其冤，反倒先怪我一身不是。」知縣說：「今有你太爺所屬的地面，路不拾遺，夜不閉戶。除了你之外，並無不法之徒。」施俊一聽此言，哈哈冷笑：「如今把我妻子都搶了去，還說沒有不法之徒！」知縣又把驚堂木一拍，說：「清平世界，朗朗乾坤，焉有搶人之理？分明是你捏造。」施俊說：「你受了東方明多少賄賂？我如今可稟明於你，你要不管此事，我還上府中去告。你已知曉此案，我可不算越訴。」知縣又把驚堂木一拍，說：「呸！好個大膽施俊，在此咆哮公堂，目無官長。來！拉下去，與我重打四□板子。」施俊踉蹌腳說：「好狗官！你受了東方明的賄賂，你就滅盡良心，要打你相公爺。除非把你相公爺打死，若要有我三寸氣在，小心著你這七品的前程，我與你誓不兩立。」賊官把臉一扭，差人立刻把施俊拉將下去，脫了中衣，打了四□板子。皂班原都知他是官宦之子，有此不白之冤，就不肯用□分刑。就是這樣，施俊也受不住，只打得皮開肉綻，鮮血淋漓，起來還要分爭這個理兒。知具吩咐收監，大家退堂。到了次日，提出監來，當堂起解。有兩名長解，一個叫祁懷，一個叫吳碧，叫白了就叫他們是齊壞無比，兩個押解施俊起身去了。一天晚間，行至龍王廟，施俊求著要歇，連長解三人到了佛殿。祁懷說：「到你姥姥家了。」施俊說：「我沒有外祖母。」長解說：「誰叫你有一個好媳婦招事！死去別怨我們二人，是我們太爺的主意。」施俊說：「二位既在公門，正好修行，饒了我施俊的性命罷。」祁懷哪裡肯聽，舉刀就刺，撲咚一聲，死屍栽倒。要問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